

# 陪王家卫做游戏

刘擎

(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)

**摘要:** 那个在过去、在未来、在别处，唯独不在此时此地的 2046 终究是我们的形而上学的营造。但没有了乌托邦，我们的火车便没有了方向，没有了返回或前往的“意义”。我们一面杜撰着自己的形而上学，一面在解构它，这构成了我们时代中生命最无根的根本意义。还有什么比陪王家卫做游戏更好的方式来纪念德里达呢？

**关键词:** 2046; 王家卫; 形而上学

**中图分类号:** K2

**文献标识码:**

德里达的去世是不必以“停止一切娱乐活动”来凭吊的。第二天我们选择去看《2046》，去陪王家卫做游戏。

对我来说，错过王家卫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会是一种负疚，因为他提供了我们时代最令人玩味的解构游戏文本。王家卫的影迷部落大约来自小资、白领和半生不熟的文艺青年。无论是因为“理解”而热爱，或者因为“不懂”才迷恋，是因为他们的时尚风雅才使王家卫得以继续他的奢华游戏。

《2046》很晦涩吗？夜场的电影院里只有 10 多名观众，空荡得像电影中通往 2046 年的幻想列车。这几乎不是一部电影，更像是用“PowerPoint”做成的一幅幅照片，配着诗意的书写文字，衬着年代暧昧的音乐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制作自己的 2046：从一个房间、一封书信、一个回忆或想象中的秘密开始。

“2046”究竟是什么？一个房间号或是一辆火车的班次号？一个未来的年代或是“在那里一切都不会改变”的地方？这很难懂吗？2046 就是乌托邦，是“子虚乌有之地”，正因为是乌托邦才可能无所不在、无时不在。它由某个偶然的具体情景唤起，却在我们形而上学的杜撰之中达成了“永恒”——不朽的爱情，或者其它什么（又有什么区别呢？），成为挥之不去的欲念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2046”。每个人都乘在自己“前往”或“返回”2046 的火车上。

“黑蜘蛛”苏丽珍（巩俐）在自己的火车上，所以她不能答应周慕云（梁朝伟）跟他走。

但告别后她在哭泣什么？是她明明知道“2046”不过是虚妄的欲念、但周慕云却仍然不是她能够执着的那个“虚妄”吗？Lulu（刘嘉玲）的“2046”的别名是无处落脚的“无脚鸟”，停泊只有与死亡一起来临。而对周慕云来说，“那个”苏丽珍——那个由张曼玉的短暂浮现所（互文性）暗示的“花样年华”中的苏丽珍，那段未遂的爱情，那个只对“树洞诉说的秘密”，才是他的2046。而他在酒店的所有日子一直是在从“花样年华”返回的火车上。

从2046返回是奇异的。可以安然无恙、随时离开，也可能伤痕累累、久病不愈。开始遭遇的一切人似乎都是机器人，只是2046的无灵魂的复制品。你只是“因为寒冷而必须与他们拥抱”。正如周慕云与白玲（章子怡）欢愉只是为了度过花样年华之后的寒冷圣诞夜。但王家卫也告诉我们：不用信誓旦旦，没有一个本质不变的2046。乌托邦的营造不是任意的，却是随时可能发生的。周慕云不是（只因为名字上的关联）就对“黑蜘蛛”说出了“愿意跟我走吗”？，他不是几乎（如果相遇在更合适的时机）对“王菲”说出了类似的话吗？而他的自我幻化人物（木村拓哉）不是也最终爱上了机器人吗？

那个在过去、在未来、在别处，唯独不在此时此地的2046终究是我们的形而上学的营造。但没有了乌托邦，我们的火车便没有了方向，没有了返回或前往的“意义”。我们一面杜撰着自己的形而上学，一面在解构它，这构成了我们时代中生命最无根的根本意义。

还有什么比陪王家卫做游戏更好的方式来纪念德里达呢？

## Play Games With Wang Jiawei

Liu Qin

(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)

**Abstract:** 2046 is a building of metaphysics. Our train has no direction and meaning without utopian. We created ourselves metaphysics, while deconstructed them, which shows non-sense of our age. Has other way to memorize Derrida?

**Key words:** 2046, Wang Jiawei, metaphysics

收稿日期: 2008-6-2

**作者简介:** 刘擎(1963- ), 男,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。